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國思想史叢書

儒林外史

外史

三才圖會

中國思想史叢書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 / (清) 吴敬梓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7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ISBN 7-5034-1126-0

I. 儒… II. 吴…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809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责任编辑: 韩淑芳

印 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5 字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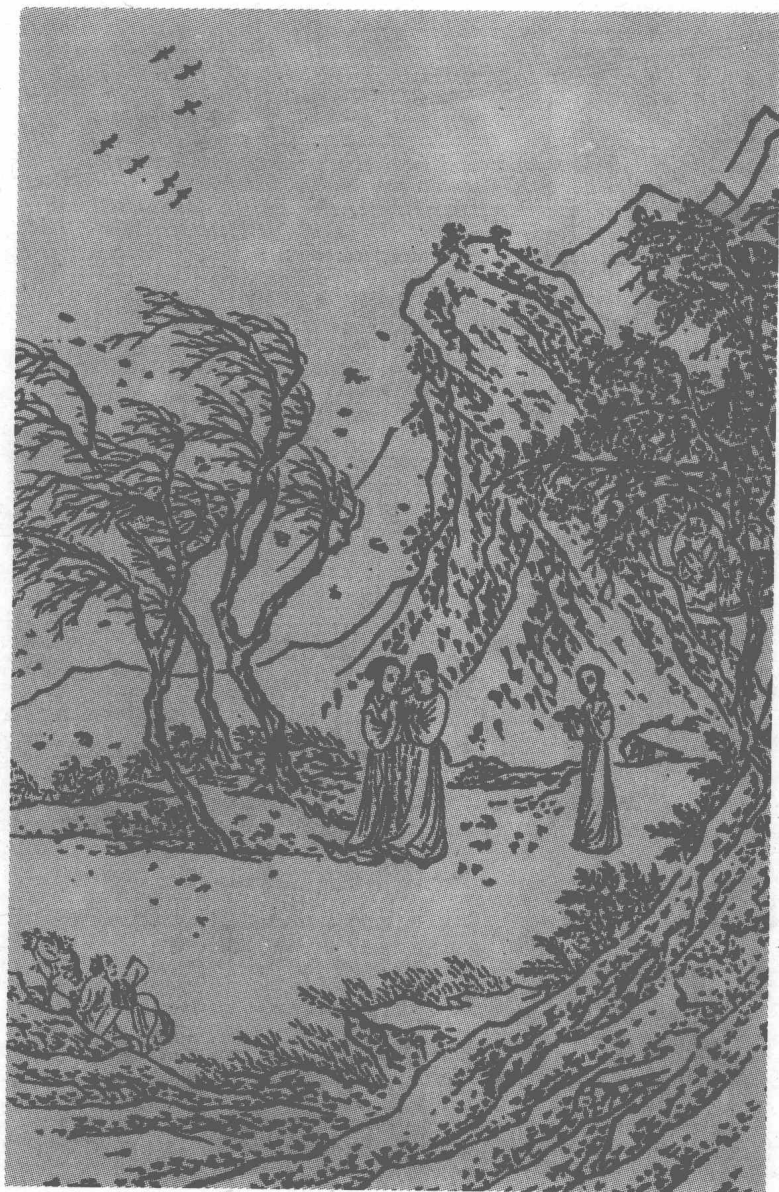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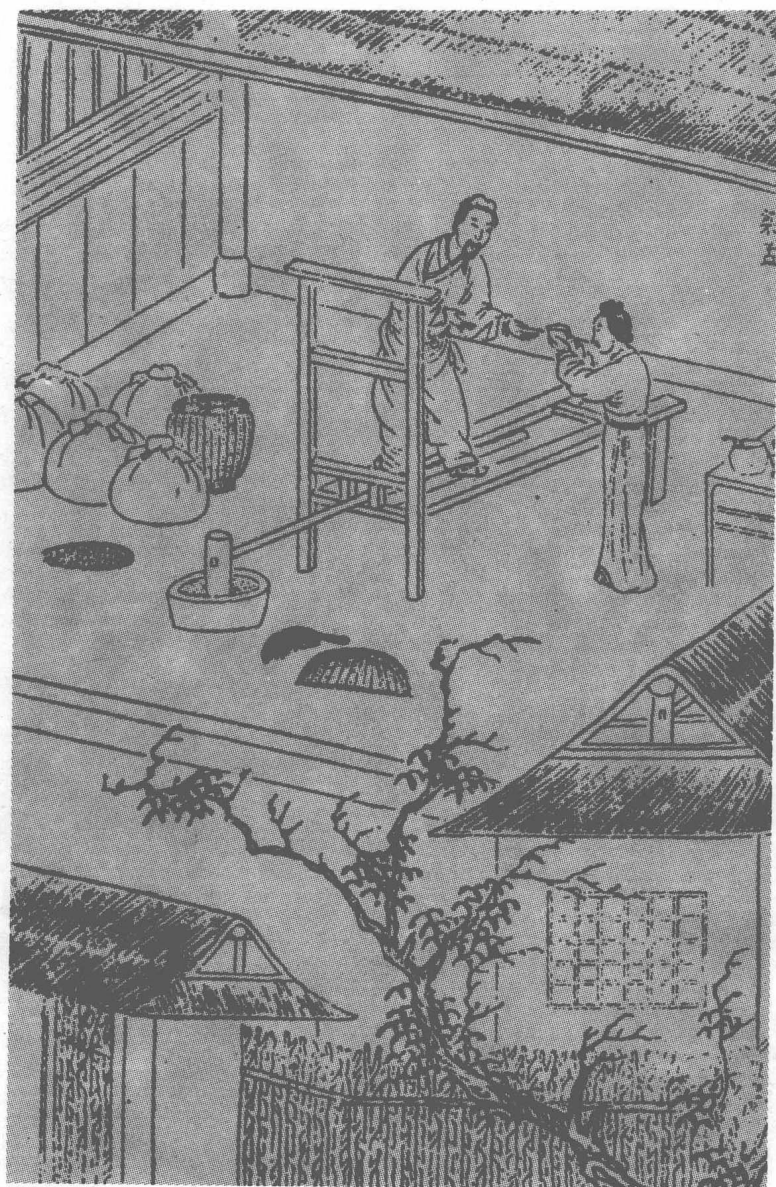
全套定价: 39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厂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书，是人类最忠实、最有益的朋友。尽管当今社会有电影、电脑、电话、收音机、报纸等多种传输媒体带给人们知识与信息，但是，书籍仍是最传统、最方便、最直观的方式之一，更何况书籍的收藏价值是其他传媒方式不能比拟的。那一页页印制精美的纸张，即是一首首浪漫的诗篇，令人遐想无限……。可以说，读书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

书海无涯，人生有限。读好书，才能使您在有生之年获取人类智慧的精华。我们向您推荐的这套系列丛书，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的 18 颗璀璨的明珠，她们的光辉必将照耀您的一生。

读书不仅增长知识，启迪智慧，也陶冶情操，修炼涵养。人，立足世间，参与社会，不得不充当角色；演绎人生，成功与否，难由个人主宰。假如，您稍作闲暇，关门闭户，翻开书页，您即是看客，虽历尽沧桑，然可获心得二三。一本书即是一个世界，喜、怒、哀、乐，真、假、善、恶、美、丑聚于其中，当身在其外，您即是判官，或指点评说，或默然于心，岂不怡然！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经典名著。其《水浒传》的侠胆忠义，《三国演义》的文韬武略，《西游记》的坚韧执着，《红楼梦》的缠绵爱情，数百年传播经久未衰。其名之盛，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倘今再读来，仍会有常读常新，余味无穷之感。

《镜花缘》、《封神榜》、《聊斋志异》、《济公传》为我国流传最广的四部神鬼仙怪之书。聚天地神灵鬼魅于一书，演人间悲欢离合于一世。在书中，人在神鬼面前显得藐小而无能为力，但是，神鬼

也未必无所不能。神仙之境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之地，但是，神仙也不是尽善尽美。鬼怪是人们惧怕的形象，但是，鬼怪亦有美鬼、善鬼之分。因此，怪异之事不是来自天堂，也不是来自地狱，而恰恰是发生在人间。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济公”在人间，惩恶扬善，使人间的芸芸众生，活得少些痛苦、多些欢乐。细细品味，不能不感叹作者的神笔、妙笔。

《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五部著作，并称为明清时期的五大奇书。书的作者用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奇异丑恶现象，为我们了解明清时期封建皇权统治的残酷，官府官吏的贪婪，地主豪绅的劫掠，市井狂徒的强悍，平民百姓的无助，提供了一幅鲜活的社会众生像。在这里，人性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人性中贪婪丑陋的一面被活生生剖开展现在世人面前，令人触目惊心。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精品之作，通称“三言”、“二拍”。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轻松的笔调描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和情感。虽然也在很大篇幅上揭露了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但是，语言更具诙谐、讽刺的意味。慢慢读后，嬉笑叠加。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静心读书，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更何况您面对的是中华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呢？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长河中，我们只能掬一杯水奉献给您，但我们力争献给您的是最纯美的一杯，愿您饮而得其甘甜。我们相信，她必将滋润您的心田，带给您美好的分分秒秒。

目 录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10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17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26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33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41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49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56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赍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63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70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77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84
第 十 三 回	蘧骝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91
第 十 四 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98
第 十 五 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05
第 十 六 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12
第 十 七 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19
第 十 八 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26
第 十 九 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33

2 儒林外史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140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147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154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161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168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175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182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189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196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203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210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217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225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232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239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246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252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259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266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273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279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286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293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300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307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輿回家葬亲·····	313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	320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327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334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341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347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353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358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365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371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379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385

第一回

说楔子敦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它，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qín}嶷嶷磊落的人。

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

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顽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泪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

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

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

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

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又是买办。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那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秦老在旁，着实撙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

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当下寒暄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所惠册页花卉，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危素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头翁，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自古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些甚么？”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甚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